

# 独秀峰“咫尺之憾” 现如今“胜景共享”

明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五月至六月，徐霞客五度欲登独秀峰而未果，每一次期待都化作失望，最终怅然离去。他在日记中写下“甚悵悵也”四字，道尽咫尺之憾。这段遗憾，为桂林山水记忆留下了一道深长的叹息。

数百年后，桂林城山水依旧，风华更盛。昔日王城禁地，今向百姓敞开；

当年徐公抱憾而去的那座孤峰，如今游人可拾级而上，俯瞰全城。

循着徐霞客的足迹走进独秀峰·王城景区，我们不是为了凭吊一段旧事，而是为了在这条跨越近四百年的文脉中，读懂一座城市如何让历史“活”起来，又如何以山水之魂托举起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的雄心。

甜谷渝茗献客，为余言：“君欲登独秀，须先启票告王，幸俟许完，王撤宫后启之。”时王登峰时坛戏台，诸宫人随之，故不便登。盖静闻先求之灵室，而灵室转言师者。期以十一日启，十二日登。

——节选自《徐霞客游记》

## 孤峰一柱 文脉千年

独秀峰不高，却以“南天一柱”之势，傲立城心。唐代诗人张固在《独秀山》中写道：“孤峰不与众山侔。”这份孤傲，不只来自一柱擎天的山形，更来自一条从南朝延续至今的华彩文脉。

公元424年，南朝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出任始安郡（今桂林）太守。政事之余，他常于独秀峰下的岩洞中读书习文，写下“未若独秀者，峨峨郢邑间”——这是史料中最早以诗歌赞誉桂林山水的句子，也是“独秀”之名的由来。后人称此洞为“读书岩”。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，广西兴学读书的文风逐渐兴起。

唐代，桂林刺史兼桂管观察使李昌巖在独秀峰下建宣尼庙，开办桂州学，开创桂林官办办学先河。南宋王正功在读书岩旁留下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的千古名句。元代元顺帝曾于此寄寓。明代靖江王以独秀峰为靠山，筑王府，此后280年间，独秀峰被圈入高墙，成为王族私产。清代，王城旧址上建起广西贡院，走出四位状元和数百位进士。民国时期，孙中山在此设北伐大本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广西师范大学在此办学至今。

一座孤峰，半部桂林史。它的每一次转身，都映照着时代的潮汐。

## 一墙之隔 咫尺之憾

徐霞客在桂林期间，遍访山水岩洞，几乎无远弗届，唯独秀峰，屡求不得。原因不在山水险恶，而在礼制森严。

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靖江王府以独秀峰为靠山而建，方圆筑墙为禁。峰，成为王族的“后花园”与祈福圣地。徐霞客虽为旅行大家，却无功名在身，身为一介布衣，他多次托寺僧缙谷代为通融登山，还赠予绶扇、好茶以示心意，却因王府礼制、戒严等原因一拖再拖，终未成行。他在日记中写下“甚悵悵也”，仅四字，道尽无奈。

1935年，胡适应邀到广西游览考察，在所著《南游杂忆》中专门提及这段

往事。他写道：“我们在飞机上下望桂林附近的无数石山，几乎看不见那座小小的石丘，颇笑徐霞客的失望为大不值得！”但他也承认，独秀峰有四胜：“现时山腰与山顶尚有小亭台可供游人休憩”，“此山在城中，登山可望全城和四围山水”，“诸峰多是石山，无大树木，独秀峰上稍有树木”，“娇小葱茏，有小亭阁，最便于绘画，画家多喜画独秀”，“有此四胜，就使此峰得大名”。

在记者看来，独秀峰的大名，从不在其形，更在其魂。那魂，是千年来读书人薪火相传的文脉，是王城虽易主而学风不灭的韧性，更是一座城市薪火相传的文化自觉。



←独秀峰。

↑2025年国庆假期期间，游客在独秀峰下的石刻前，一边仔细辨认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字迹，一边拍照打卡。 记者黄敏 摄

## 高墙新韵 文脉正长

历史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对话。

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清政府在靖江王府旧址上设立贡院，西南地区最大的科举考场在此重生，独秀峰下再次响起考生的诵读声。20世纪50年代，广西师范大学进驻王城旧址，琅琅书声重新回荡在读书岩前。昔日的王族禁地，变成了大学校园；高墙之内，不再是权贵的后花园，而是学子求知的殿堂。

2003年，独秀峰·王城景区对外开放。2017年，该景区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如今，这里每年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。徐霞客当年未能登顶的独秀峰，如今游人可沿306级石阶盘旋而上。峰顶亭阁间，漓江如带，远山如黛——胡适所说的“四胜”，如今人人可享。

更重要的是，独秀峰·王城景区探索出一条历史文化遗产当代活化的有效路径。它不再是静止的遗址，而是一个“可感知、可参与、可带走”的文化现场。

依托1600年文脉与两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景区构建了分龄研学课程体系：面向低龄儿童的《独秀峰奇遇记》以“龙生九子”神话为线索，引导孩子在寻宝中认识传统文化；面向中小学生的《阅尽王城知桂林》串联藩

王文化、科举文化与红色文化，让学生“走一遍王城，读半部桂林史”；红色课程《秀峰星火启革命征程》则结合孙中山驻节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，传承家国情怀。景区自2019年启动研学接待以来，累计接待全国研学团队超20万人次，连续四年斩获自治区级研学精品课程一等奖。

从研学基地到文旅融合，从非遗传承到科技赋能，独秀峰·王城景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：保护为本，科技为媒，研学为用，节庆为引，跨界为翼。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徐霞客的足迹而来，却不再带走他的遗憾。他们在独秀峰俯瞰山水，在读书岩前遥想颜延之，在贡院里体验“金榜题名”——历史不再是遥远的回响，而是当下的呼吸。

崇祯十年那个夏天，徐霞客站在独秀峰下，怅然北望。他无法预知，近四百年后，这座孤峰会向所有人敞开怀抱；他更无法想象，他当年踏过的崎岖驿道，已成通达坦途；他记录过的山水，正托举起建设一座世界级旅游城市的雄心。

与霞客同行，看今日桂林——独秀峰下，遗憾已了，文脉正长。

记者黄敏 (除署名外,4、5版均为资料图片)

↓贡院考场旧址。

## 专访

### 从“咫尺之憾”到“胜景共享”

——访独秀峰·王城景区副总经理滕方慧敏



↑滕方慧敏 (受访者供图)

“徐霞客在桂林期间，心心念念想登独秀峰，却一次次碰壁，最终遗憾作罢。”独秀峰·王城景区副总经理滕方慧敏说，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代靖江王府规制森严、等级壁垒极高。

当时，独秀峰被圈入王城，是靖江王专属的镇府神山。依照《大明会典》《皇明祖训》，王城属皇家禁地，无藩王许可，百姓、文人乃至地方官员不得擅入，更遑论登峰，违者将受严惩。加之明末时局动荡，桂林周边人心惶惶，王府收紧门禁，全城戒严，不再接待外来访客。即便有僧人从中斡旋，也只能一再推托。

“不过，徐霞客并非完全无缘独秀峰。他曾在熟人引领下，从王府北门进入，游览了西岩（即独秀岩西洞），并在此见到寺僧缙谷。洞中景致虽让他稍感慰藉，但他心心念念的仍是登临峰顶。”滕方慧敏介绍说，面对森严的王府礼制，徐霞客终究无能为力。近在眼前的独秀峰，成了他的“咫尺之憾”。

“这段往事，折射出明代王府与民间交往的严苛禁忌。”滕方慧敏分析，朝廷明令藩王不得结交文人士大夫，民间之人也不许随意靠近王府。尊卑分明，界限清晰。

时光流转，世事变迁。“如今靖江王府已褪去皇家藩邸的神秘与森严，化身独秀峰·王城景区，面向大众全面开放。”滕方慧敏表示，昔日普通人可望不可入的禁地，如今人人可自由出入。每一位到访的游客，都能踏上徐霞客当年梦寐以求却无缘登顶的山路，俯瞰整座桂林城的山水格局，替他圆了跨越百年的登山心愿。

记者黄敏

### 在王府学习 替徐公登峰

——访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学生罗佩



↑罗佩 (受访者供图)

“能在靖江王府学习、在独秀峰下生活，对我来说特别幸运和浪漫。就像一场沉浸式的山水研学，王城校区的古风古韵，自带厚重的历史底蕴。”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学生罗佩告诉记者，“刚来到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同学也会相互打趣：在王府里上课，会不会穿越呢？”

罗佩说，平时上课，他们抬头就能看到暖暖的阳光洒在金黄色的院墙上，自带一种独属于桂林的静谧雅致的氛围感；漫步校园，随处都能触摸到明代王府的岁月沉淀，还能参观独秀峰上的摩崖石刻。“悠远的传统文化、红色的抗战历史，让我们的每一堂课都充满了古今对话的

诗意，整个王城校区都是生动的教科书。课本里的山水风光、诗词人文、红色记忆不再是枯燥的文字，而是眼前真实可感的风景，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‘桂林山水甲天下’。”

罗佩还说，课余时间，他们靠着独秀峰这座“南天一柱”，伴着山间清风读书学习，或登独秀峰山顶，俯瞰漓江蜿蜒，山水与城市相融的诗意画卷。“当年徐霞客游历桂林，遍览漓江山水，却始终没能登上独秀峰，没能亲眼俯瞰这一城山水胜景。而如今身为学子的我们，便可拾级而上，站在孤峰之巅极目远眺，替先贤了却竟胜奇情的遗憾，也更能领略读懂岭南文脉的悠长。”

罗佩表示，这种独特体验，让同学们跳出书本局限，在山水间感悟自然之美，在遗迹中传承千年文脉。“日复一日的浸润，让我们既懂书卷笔墨，亦知山河辽阔，也让我们更能理解古代、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知行笃行、热爱山河的初心。”

记者黄敏

